

原创长篇小说

酒歌

姜贻斌 著

中国第一部悲情家族酿酒史



 白山出版社
BAISHAN CHUBANSHE



姜贻斌 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酒歌/ 姜贻斌著.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687-452-3

I. 酒... II. 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3640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3088689

电子邮箱: baishan867@163.com

策 划: 方八另 龙国强 徐 强

责任编辑: 孙福同

责任校对: 李国宽 罗柳娟 刘 林

装帧设计: 君道设计

印 刷: 长沙开福区山君印刷厂

幅面尺寸: 240X17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08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7-452-3

定 价: 29.80元

高方天那天正在酿酒坊里转悠着。酿酒坊里热气腾腾，飘荡着令人迷醉的酒香味。他就是喜欢闻这种酒香味，每天来闻闻，顿时心旷神怡。宽敞的酿酒坊里，伙计们在各自忙碌着，烧火的烧火，出酒的出酒，蒸米的蒸米，发酵的发酵，一切都按部就班。高方天的大儿子明平站在灶边上，正挥着手对伙计们说着什么。他虽然听不清儿子在说什么，但是，他从儿子的手势上就可以知道，儿子在吩咐伙计，一定要注意火候。他非常满意明平，这个儿子是注定接他班的人。

管家铁算盘这时匆忙走了进来，低语说，老爷，又有媒人来了，你是不是回去一下？

高方天拂着衣袖，淡淡地说，不必了，你就把媒人打发走吧。

铁算盘胖着脸说，你还是去听媒人说说吧，或许是你中意的哩？听媒婆说是柳江周家的女儿呢，人长得漂





亮极了，好多的人家都想死她了，却也想不到哩。

无论是哪家的女儿，你就说我高方天也不愿意，哦，打发一些银子让她走吧。高方天说得非常果断。

铁算盘疑惑地看一眼高方天，欲言又止，然后便无奈地走了。

望着铁算盘的身影消失在大门之后，高方天仍然若无其事地在酿酒坊里走来走去，还不时地伸出手来，摸摸那些酿酒的器具。春天的阳光从窗口照射进来，酿酒坊里蒸气缭绕，就像大山上的云雾，被阳光驱逐着。他觉得很温暖，而且是那种带着酒香味的温暖，这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温暖。

这时，高方天忽然停住了脚步，像是感觉出了什么事。哦，原来是他的眼皮突然不停地跳动起来，虽然有时也好像是停止跳动了，不多久又跳了起来。眼皮很调皮地一弹一弹的，他伸手揉了揉，企图让眼皮停止跳动，可是，眼皮仍然在跳。

俗话说，左跳财，右跳灾。高方天顿时便有了一种不妙的预感，这几天说不定又要出什么事情了。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一时又想不出来。哦，是不是因为拒绝了众多媒人的好意，得罪了她们？应当说不会吧？因为高方天虽然没有答应她们，但是，也并没有得罪过她们，他都让铁算盘打发了一些银子的，算是脚力钱了，也不让她们辛辛苦苦地白走一趟。或者是，得罪了那些想把女儿嫁给他的人家？这也没有可能呀，这婚姻之事，主动权是在他手中拿着的，答应不答应，最终还是他说了算的。再说，高方天也不是一个小小的人物，他在高庙镇上，也算是一个大户人家了，加之名声又好，别人尽管极力地想与他结成这门亲事，也不至于得罪吧，他们顶多只是心里不太舒服罢了。

高方天曾经的确有过续弦的想法。

但是，他的想法是，这个女人一定要与他已死去的女人相差无几。这其中，当然包括了长相，性格与身段，还有必不可缺的殷实家境。他在五十八岁那年，也是他酿酒生意最为辉煌的时候，老婆玉媚却因病去世了，这让他悲痛不已，泪水横流，独自躲在屋里几天也没有露面，连他每天必定要去的酿酒坊也没有去了。老婆去世时，正是夏天，天气十分炎热，街道上升腾起一股股的蒸气。可是，高方天却是感到非常的寒冷，浑身直打哆嗦，牙齿发出格格碰撞声，简直就像掉落在一个巨大的冰窟里。当时，大门口的灵堂那边，人群涌动，悲伤的哭声一阵阵传来，不断炸响的鞭炮声，几乎震动了整个高庙镇，空气中飘荡着呛鼻的硝烟味。女人上山的那天，高方天本来一定要坚持送她上山的，看着她的棺材肃穆而孤单地落进那深深的坟坑里，然后，再独自陪着她，在长着茂密树林的高家坟山上，一起与她回忆甜酸苦辣的往事。

可是，就在他准备走出卧室，跟随着送葬的队伍启程时，铁算盘却双手一挡，极力地把他阻拦，连连说，老爷，你千万不要上山了。你也并不是不知道这风俗，男人若是还要续弦，是不必去送葬的，如果送了葬，对你以后是不利的。高方天本来还想坚持，他必定要去送他的玉媚啊，他不能够让她失望。但是，他看见铁算盘尖锐的目光是那样的坚定和固执，似乎有一种不可拒绝的意味。于是，他便退缩了，心中顿时生出了一种对玉媚无限的愧疚，同时，那种伤痛也像利针一般地在围剿他，让他痛不欲生。他呆呆地站在窗口边，悲伤地看着送葬的队伍开始慢慢地蠕动着，白幡在人们的头顶上晃动。此时，鞭炮声哭号声大作，三眼銃轰轰的巨响声，让悬挂在天空上的太阳也不时地颤栗。

高方天两行泪水默默地流了下来。

他实在是舍不得这个女人。这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温柔的女人。他喜欢的就是这种女人。而且她又极其能干，屋里屋外都是一把好手，给他减轻了不少担子。夫妻之间，她给了他无限的温存和快乐。在她的身上，似乎永远都存在着一股罕见的激情，不论是她到了什么年纪，从嫁到李家来算起，一直到她生病之前，她的那种激情却一直不曾衰退过的，就像奔流不息的花溪河。高方天因此感到迷恋而好奇，无数次疼爱地说，玉媚，你给我说说，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玉媚柔情地说，一个好女人。高方天点点头说，是的，你是一个好女人。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女人，残酷的老天爷却容不得她，眼睁睁地看着她过早地离开了自己。至今，高方天一直记得女人落气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她说，老爷啊，我真是舍不得离开你啊，不过，这是天数，我也不怪谁。给你生了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我都放心，可是，老五太不听话了，我实在是担心他啊。高方天紧紧地握住女人的手，任眼泪狂流。

高方天的老婆去世之后，人们见他并没有去送葬，这就意味着高方天还要续弦，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于是，等到那些哭泣声鞭炮声彻底地在空气中消失的时候，当街坊们不再提起这门丧事的时候，那些敏感的媒人们便开始奔忙了起来，他们把眼睛都盯着高家大院，简直把高家的门槛都踩扁了，几乎每天都有媒人在高家的大门进进出出，就像一队队搬家的忙碌的蚂蚁。

这方圆百十里，谁不知道高方天的大名呢？

他家开的“饮者轩”酿酒坊，名声在外，每天来喝酒的买酒的挑酒的人，简直络绎不绝。加上这繁华的高庙镇，是各种各样的山货木材药材的集散之地，既有水路，也有四通八达的官道，所以，云贵藏三地的商贾，甚至青海、甘肃和陕西的各路商贾也纷纷地在此地云集，他们喝到了高家的美酒，然后，又把高家的名声带回了故里，所以说，高家酿酒的名声又何止百十里？





况且，高方天有三兄弟，高方天是老大，两个女儿知春知秋已经嫁人。老二叫高方地，有儿女三个，两个女儿知冬知夏已经出嫁，一个儿子叫明海。老三叫高方山，三个儿子，分别叫明亮明清明朗。他们都没有分家。高家人，除了高方天带着自己的大儿子明平和高方地的儿子明海守在高庙酿酒之外，其他的人——包括高方地高方山兄弟，以及高方山的三个儿子，高方天的二儿子明知三儿子明晓四儿子明经，一律在河南江西天京武昌等地销售酒，他们每年过了大年十五，就起程去了外地，一直要到了腊月二十四过小年那天才能回来，平时也很难回家一趟。

真正是一个酿酒世家。

况且，高家又特别讲信用，因为来买酒的人特别多，有时，竟然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所以，他们答应买家今天来挑酒，就绝对不会超过明天，绝对不会让买家失望的。那酒的质量呢，更是没有说的了，坛坛如此，根本用不着怀疑的，更用不着挑挑拣拣尝尝品品。

那酒味是极其的纯正，醇香，喝了之后，一不上头，不像有的酒喝了下去，两个太阳穴就像有无数颗针扎似的疼痛，真是让人痛苦极了，高家的酒，喝了之后是没有这个痛苦的。二不口渴，且满嘴生津，也不像有的酒一喝了进去，口里就像吞了一大把盐似的，需要不断地喝茶解渴。三呢，喝高家的酒，即使是喝醉了，也不像喝别的酒一样，一天一夜也醒不了，睡得像个蠢猪，而喝了这种酒，用不着一时三刻就可以清醒过来，头脑清新如常。

所以，就可以想见，高方天的老婆去世之后，那些媒婆则像蜜蜂采花一样，争先恐后地前来说媒。高方天开始还是亲自出面接待，且十分客气。可是，让众多的媒人没有想到的是，高方天却一个也没有答应，一一婉言地予以谢绝。无论那些媒人的嘴巴里飞出怎样的花言巧语，甜言蜜语，怎样的悦耳动听，高方天听罢，也只是微笑地摇头，脸上并流露出一丝的抱歉。后来，高方天觉得这样很是疲累，烦不胜烦，况且，又没有一个中意的，即使谈了也是白谈，于是，就不再出面了，干脆让铁算盘替代他接待。

这就分明让那些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吃饭的媒人感到特别迷惑，不知道他高方天到底要讨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泼辣的？还是温柔的？个子高的？还是个子矮的？胖一点的？还是瘦一点的？说话轻声轻气的？还是说话声调大一点的？难道说，高老板要讨的是一个仙女么？可是，这人间哪里又有仙女呢？不然，也要千辛万苦地给他找来。

其实，那些媒人们给高方天介绍的女子哪里又会差呢？一个个不但长相漂亮，性格温柔，且又出身大户人家，如果嫁给了高老板，是一点也不会给他脸上抹

黑的。那些长相差的或是家境贫寒的，既或是长相漂亮可是家境贫寒的，媒人们又哪里敢介绍来呢？这也免得别人说闲话呀，说你做媒人做了多年，眼力居然如此之差。

其实，别说那些媒人们想不明白，就是连高方天自己也感到极其困惑，因为有些女子他也是看到了的，也是漂亮可人的，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看不上眼。因为他看到那些女子的时候，玉媚就好像紧紧地站在他身边，一起在帮助他审视。于是，只要悄悄地一比较，就将那些女子生生地比了下去。如果说得残酷一点，就好像是一朵鲜花和一蓬衰草的比较，就好像是一棵玉葱与一堆腐烂菜叶的比较。玉媚就是一把严格的尺子，在一丝不苟地丈量着那些女子，竟然没有一个能够顺利地通过。至于那些没有看到过的女子，他只要听媒人一说，便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好像是玉媚在暗暗地指挥着他的头脑，于是，他微笑着摇晃着头，说，哦，是这样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难道说，这地方上，再也没有一个像死去的玉媚那样的女子了么？

高方天在深深地失望之后，干脆一律谢绝了接踵而来的媒人，闭门不见。他让铁算盘对那些媒人说，我家高老爷谢谢你们了，请你们再也不要来了。语气当然是很客气的，但是，其中的意思却也是不容置疑的。这叫那些总不死心的媒人们简直是羞愧万分，这样一个明摆着的大媒都做不成，那么无疑的，在她们的媒娘史上，肯定是一个极大的污点和遗憾。她们什么样的媒没有做成过呢？但是，就是高方天的这个媒做不成，她们纷纷在高方天这里栽了跟头。

对于高家而言，在高方天续弦的问题上，高方天的两个兄弟以及弟媳还有那些侄儿侄女们是劝过他的，当然还包括了高方天自己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唯一没有劝过他的就是他的五儿子，五儿子明生是从来也不跟他说这件事情的。明生只管着自己的快乐，他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来管父亲续弦的事情，他每天出入那些热闹的玩耍之地，在酒店里茶馆里粉楼里泡着，自然都少不了女人的温存，也就不管不问父亲是否缺少女人了。

铁算盘是相劝最多的人，他总是对高方天说，老爷，你的身边也需要有人照顾啊，不然这样下去，就不免太孤单了。

高方天说，老王，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也从未讨过老婆，不是也过来了么？

铁算盘说，老爷，你哪里要与我来比呢？我一个人也习惯了的。

高方天的大儿子明平也说过几次，他说，爹，你如果看见了满意的就娶吧，你不必顾及我们，我们一定会对她好的。

至于明平的老婆芳香以及明生的老婆桂亭呢，平时也没少说，只是说得比较含蓄，说，爹，你身边也需要有人照顾哩。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劝说，高方天却也不听。不是不听，是根本就听不进去了。这是因为他心里有了玉媚那把尺子，而那把尺子，就像花溪河里的那块褐色的石头，坚定不移地盘踞在河的中央，任凭水急浪高，却也纹丝不动。

从此，高方天续弦的想法便渐渐地在头脑里消失了，就像是一片云彩，虽然在高高的空中停留了许久，终究还是无声无息地飘走了。他好像几乎没有发生过曾经与媒人们花费口舌的那些事情，他重新把心思一点一点地收了拢来，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笼，全部精力放在了酿酒的生意上。

他想，这可能是命吧，而他的命里注定只有一个女人罢了。

2

高方天非常感激父亲教会了他酿酒的本事，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立足。父亲让他的两个弟弟高方地和高方山外出销酒。所以，在很久以前，他们兄弟的分工就十分明确了，至今还是如此。父亲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多年来总是手把手地教他。他如果一有不慎，出了一丝的差错，父亲就要狠狠地教训他，眼睛一瞪，简直是凶神恶煞一般。不过，愤愤地骂完了，父亲的脸上顿时又充满了慈爱，然后非常耐心地教他，根本就看不出他刚才骂过儿子。他家祖籍原本是江西。说是当年张献忠简直是发疯了，心里一旦不痛快了，便下令杀人。这样一来，杀人无数，留下了一片旷土荒野，留下了无数的陈尸枯骨。

于是，他的祖宗也与众多的湖广人一样，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四川这片曾经让人不寒而栗的土地上，来到了这个叫作高庙镇的地方生活。在他高家的坟山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埋葬着那些祖辈。其实，高方天对于祖父和祖母都没有了印象，他们在他们兄弟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只能在那荒草萋萋的高家坟山上，才能够深深地体会到高家扎根于高庙的历史，才能够体会到他高家的血脉仍然在这里延续，才能够感觉到一个酿酒世家的承继。

高庙四周环山，山脉就像高低不一的曲线，在天际上划出了柔和的绿色。此地离峨眉山只有几十里地，离县府洪雅也只不过百十来里。且山清水秀，茂密的树林层层叠叠，浅绿着，又深绿着。野物出没，不时便可以听到它们欢乐或悲伤的叫声，那大山也罢，那野物也罢，一起在弹奏着大自然的生命的旋律。

山脚下，是一条叫花溪河的河流，水面宽阔，绕着镇子往下淙淙流去，水势时急时缓，好像一个任性的女子，向世人透明着一颗纯洁的心脏。尤其是这高庙的水质极好，井水晶莹透亮清甜，用来酿酒是太绝了的。为此，高方天又非常佩服祖辈的眼光，是祖辈把世代酿酒的本事，又在这个叫高庙的地方发扬光大。

父母去世之后，高方天接过了家庭的重担，他是长子，又是高家酿酒的传人。他本来担心自己不能掌握这个大家庭，人多口杂啊。不过，好在他的两个弟弟都很听话，一心一意在外地销酒，于是，家里的一切都由高方天来承担。

高方天深深地记得父亲的告诫，在酿酒的环节上，一点也不能马虎，哪怕有一丝的疏忽，就会活活地砸了这块“饮者轩”的金字招牌，那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要知道，这块牌子之所以至今也能够美名远扬，是与他高家多少代人的小心呵护分不开的。所以，这么多年来，高方天一直不敢有任何的马虎，在酿制的过程中，他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指挥伙计们严格地按程序操作。况且，每一缸酒酿了出来，高方天还要亲口尝尝，尝过了，品过了，觉得没有问题了，才敢把酒售出去。其实，这几乎是没有必要的，不过，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即使是想改，也改不了了。

在高方天这一生中，让他感到最为悲伤的事情是女人死得太早了，好好的一个女人，突然就变得憔悴起来，茶饭不思，郎中也来看了，药也是吃了的，可是，她的病居然没有一点起色。本来是那样的一个鲜活的女人，忽然就像嫩绿的花草碰上了百年大旱，眼看着就渐渐地枯萎了。病着病着，不出半年，竟然就撒手而去。

这是让他最想不通的了。

按照他高方天的想法，等到他不想再动的时候，就把酿酒坊的诸多事情一并交给大儿子明平他们去做，老两口便享享清福，和两个兄弟一起，与孙儿快乐地玩耍，去河边或是去山上走走，听鸟语，闻花香，看风景，品美酒，也就没有把这一生白过了。可是，老天居然连他这个并不算苛刻的想法，也不让他得以实现。

于是，人生的那种悲凉感和孤独感便油然而生。

另外，要让他感到痛苦和气愤的要算是小儿子明生了。本来，高方天是想让他的小儿子明生和明平还有明海一起来经营这个酿酒坊的，其他的人仍然外出销酒。他相信，只要他们兄弟齐心协力，一定能够让酿酒坊继续地辉煌下去。没有想到的是，小儿子明生从小却是一个极不听话的人，书也不好好念，还经常逃学，不是去山里玩耍，捉鸟或是抓蛇，或是去码头上偷货船上的东西，就是将街坊的小孩打得头破血流，简直淘气极了。

让高方天最为感到羞愧和丢脸的是，在明生十三岁那年，有一天，他竟然悄悄地躲在用竹篾围成的茅厕后面，而那些竹篾又极是破烂了，见一个女人来解





手，他居然将一根木棍子从破洞里伸进去，狠狠地戳那女人的屁股。那个女人满面通红且愤愤地跑出来，一眼便看到了正在急忙逃跑的明生，便气愤地一状告到了高方天。当时，高方天正在酿酒坊里忙碌着，听了那女人一说，极其难堪，便连连道歉，然后一腔怒火，叫了人去街上寻找。终于将明生抓了回来之后，愤怒的高方天用绳子把明生绑了起来，然后拿竹条狠狠地抽打。一边抽打，一边大骂，你这个孽种，哪里这样不争气啊？明生放声大哭，痛得号天叫地。如果不是明生他娘实在是看不过眼了，苦苦地跪在地上求他放过明生，明生身上肯定没有一块好肉。不过，高方天还是没有罢休，他当即逼着明生发誓，如果今后再不好好做人，一定将他的一个手指头砍了。明生含着泪水点了点头。高方天这才放过了他。

作为父亲，这么多年来，高方天也没有少打过骂过他的，所谓子不教父之过，高方天不愿意丢这个脸。况且，他兄弟的儿女们一个个都听话，自己的七个儿女除了明生之外，也是很听话的。尽管那次狠狠地教训了明生，他们夫妻也以为小儿子一定会改正的，可是，出乎他们的意料，明生却是屡教不改，仍然在外面惹是生非。

十五岁之后，明生虽然不再像小孩子那样惹事了，却是更加顽皮了，吃喝嫖赌，放浪形骸。喝酒，几乎每餐都喝，又没有一点节制的，简直喝得昏天黑地，他害怕父亲高方天骂，所以，从来也不在家里喝的，便和三五个酒肉朋友躲在别的酒馆里喝。喝醉了，便倒在桌子下呼呼大睡。一觉醒来，然后才摇摇晃晃地回家。二是小小的年纪，居然知道逛窑子了，这让高方天更是愤怒不已，他想不明白的是，明生和明平他们五兄弟同是一母所生，怎么竟然是天壤之别？这也太令人不可思议了。那些粉楼里的窑姐，自然也有人知道他就是酿酒坊高老板的五公子，他手里有大把的银子，于是都喜欢与他温存。喝了嫖了，然后做什么呢？当然就是赌了。

明生将大把大把的银子输在了赌桌上。

高方天气得跳了起来。

那一天，他终于把明生堵在了家里，也不说话，就将一把雪亮的菜刀，咣当一声丢在了他的跟前。当时，明生的脸色吓得惨绿惨绿的，浑身抖动，他知道今天自己再也躲不过这一关了。当然，如果答应改掉那些毛病，他是可以躲过这一刀的。如果不改，这根手指头看来今天是绝对保不住了的。

尽管他娘和他哥哥，还有高方天的两个弟媳以及那些侄儿们，仍然在苦苦地求高方天不要这样做，再放他一马，以观后效。可是，高方天历来说一不二，他再也不会理睬他们的苦苦哀求了，他铁青着脸，两颗眼珠眦眦地冒火，似乎要弹跳了出来。

明生呆呆地看着那把丢在桌子上的菜刀，菜刀铮铮发亮，令人感到无限的恐惧。明生当然也暗暗希望父亲的心肠此刻突然软了下来，可是，让他失望的是，他没有从父亲的脸上看到任何的松动和希望。明生犹豫了半天，权衡再三，最后竟然抖抖地拿起了那把菜刀，闭着眼睛，脸上充满了悲壮之色，嘴巴狠狠地一努，手起刀落，只听见咔嚓一声，一截小手指头跳了几跳，紧接着掉落在桌子下面。这时，屋子里同时响起了一阵尖锐的惊叫声和哭泣声。明生忍受着痛苦，放下菜刀，紧紧地握着鲜血淋漓的手，居然头也不回就走了出去，好像再也不会走进这个家了。

明平和他娘，还有高方天的两个弟媳以及那些侄儿们大声地哭泣着，铁算盘则连连叹息。坐在椅子上的高方天闭上了眼睛，似乎不想看见这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场面。其实仔细看，有两颗浑浊的泪水从他的脸上无声地流了下来。他知道小儿子明生已经无可救药了，所以，他终于放弃了对明生的所有努力，这个高家就好像再没有了这个人。

高方天并且交代管家铁算盘，不能再给银子让明生胡乱花费了，让这样一个不听话的儿子花钱，谁都是不情愿的。铁算盘叫王绎泽，五十多岁人，因为他的心算极其厉害，算账从来也用不着打算盘，只是将数目仔细地看上一眼，立即就可以得出结果来。

所以，人们称他为铁算盘。

铁算盘本来只是高家的一个管账先生，自从老管家病逝之后，一时也找不到更加合适的管家，于是，高方天就让铁算盘当上了管家，一是铁算盘在高家也有多年了，一切事情都十分熟悉，二是铁算盘自己主动提出来，高家不必再另外找管账先生了，他可以一手承担。高方天就将一切交给了他。

如果断了明生的银子，那明生花天酒地的日子即刻就会结束，一点也洒脱不起来了。哪知这铁算盘心肠太软，他一生未娶，来高家也有几十年了，对于高家的感情也是很深厚的，尤其是自己无儿无女，所以，对高家的这些小孩从小就极为喜欢，因为是一天天地看着他们长大的呀。铁算盘固然知道明生调皮捣蛋不对，不过，他就是在这一点上无法听从高方天的话，叫他突然残酷地断去明生的花费。所以，他总是背着高方天，暗地里偷偷地拿银子给明生，当然，也少不了说明生几句，劝他改邪归正。尽管他知道说了也是白说。

铁算盘的想法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那明生是花钱花大了的人，如果一时手上没有了银子，就好像生命已经走到了末路，如果真的断了他的银子，如果真的将他逼得急了，就会狗急跳墙，说不定他也会做出什么歹事来的。离高庙不远，有个叫柳江的地方，就有一个姓曾的大户人家，家里也出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大把大把地花父母的银子不说，竟然还从家里偷银子。那个做父亲的一气之下，便将儿子赶出了家门，生生地断了一切往来，一时家里便也安宁了。儿子在外面做了什么，也随了他去，眼不见为净。本来，想必是没有什么事情的了，谁知半年之后，在一个冬天的夜晚，那个做儿子的悄悄地潜了回来，摸进了父亲的卧室，竟然将父亲一刀砍死了。

所以，铁算盘这样的打算，也是为了不让高家出现什么惊天惨案。

高方天的大儿子明平不久就成了亲，那个女子叫芳香，是瓦屋山人，家里是做木材生意的。芳香人长得秀气，且手脚勤快，又不多话，很是惹人喜爱。明平成亲之后，玉媚便对高方天说，老爷，明生这个不成器，是否也给他讨一房亲呢？或许，就会收住他那野马一样的心了。高方天本来是不再想管明生的事情了，他是死是活，也随了他去，只当是没有了这个儿子就是了。不过，在这件事情上，高方天居然也默认了，也许女人说得有些道理，男人是需要女人来调教的，一个好的女人，她的男人绝对是一个好男人。于是，他也就没有阻止，便让女人一手去操持。只不过他当时还是有些顾虑的，二儿子三儿子还有四儿子都还没有成亲，却让五儿子成了亲，怕是让人笑话。玉媚便说，那有什么笑话的？我明明晓还有明经三个儿子，一年到头在外面销酒，哪里有时间相亲呢？再说，我家的事情用不着别人来管。

既然如此，高方天便再也没说什么了。

玉媚于是在最短暂的时间之内，给明生也娶了一个老婆，那个女子叫桂萼，是花溪那个地方的，家中是一个财主。成亲的那天，玉媚担心会出什么差池，于是，就老早对明生说好了的，说，明生啊，今天是你成亲的日子，你就不要乱跑了，给我在家里好好地呆着，一切事情也用不着你来操心，你只要听娘的调摆就是了。明生当时也是答应得好好的，叫娘一定放心。可是，等到新娘的轿子来了，明生竟然不见了。急得为娘的赶紧打发人马到处寻找。最后，好不容易才将明生找到。你猜他此时躲在哪里？他躲在赌馆里赌钱，正赌得硝烟弥漫。哥哥明平生气地说，弟弟，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里赌钱呢？把家里人都快急死了。明生却嘿嘿地笑着说，焦急做什么嘛？她新娘既然来了，难道说还抬回她娘家不成？那天，只差没把高方天夫妻气死了，但是，当着那么多来贺喜的客人，两人又不便生气，只好将一腔愤怒埋藏在心里。高方天那天的忍耐心是十分罕见的，这毕竟是高家的一件大喜事，该忍的还是要忍。

但是，明生令高方天夫妻感到非常失望的是，他成亲之后，仍然陋习不改，正事不做，好像还是一个独来独往的单身汉，整天连个人影子也见不到，还让桂萼生出许多的怨言。而玉媚则认为，可能明生有了儿女，就会渐渐地收心的。

明生最痛恨的当然是父亲高方天了，他觉得父亲对他的管教过分的严厉了，看看那些大户人家的少爷公子，又有几个不是花天酒地的？又有几个不是醉生梦死的呢？明生的观点是，赚了银子就是拿来花的，不然，赚银子做什么呢？而且，他历来就认为，有一家人在赚银子，他呢，就是专门花银子的。而对于母亲，明生谈不上爱，也谈不上恨。他知道母亲只听父亲的。当然，她一个女人，心肠很软，也很善良，每次父亲打骂他，都是她求父亲手下留情。而对大哥明平呢，只是觉得他这个人太老实了，一天到晚就守在作坊里，也不知道玩耍，活得也没有什么意思。两个姐姐出嫁了，平时也没有多少的来往。对于二哥三哥和四哥，因为他们长年在外，所以，也是不咸不淡的。对于嫂嫂芳香，明生只是知道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女人，并不讨厌罢了。那么，对自己的老婆桂萼呢？他是爱理不理的，自己回来就回来了，如果没有回家，你也难以寻找到他的影子。高庙镇那么大，谁知道他躲在哪个鬼地方？至于那些叔叔婶婶们和堂兄弟堂姐们，他也是没有多少话可说的，只不过是住在一个大院里罢了。

所以，算来算去，明生最喜欢的人当然是管家铁算盘了，每回手上没有银子花了，便趁父亲去了酿酒坊的机会，就悄悄地溜回来，找到铁算盘，手一伸，嬉皮笑脸地说，王叔，我手头上没银子了。

铁算盘总是不会让他感到失望的，扯着他，马上躲到大院里的某个偏静处，拿出一点银子给他，却也不多给。铁算盘小声地说，五少爷，你千万不可声张啊，如果让你爹知道了，你就再也没有银子花了，我呢，也就完了。

明生感激地说，这我知道，王叔你用不着担心。

不过，明生有时觉得铁算盘银子给得太少了，就说，王叔，能不能多给一点呢？也免得我总是找你，够麻烦的了。

铁算盘摇着头，说，那不行，你难道没看到你爹和你哥哥他们天天这么辛苦地赚钱么？你呢，只管花钱，难道说还不够么？再说了，你也不能太大手大脚了。

对于高方天来说，他不可能不知道明生仍然在外面花天酒地，有时走在街上，就有人笑笑地对他说，高老板，你那个五少爷可是好玩耍的人啊。高方天最不



喜欢听见有人说这样的话了，他觉得非常刺耳，而且，还包含着一种嘲笑。所以，他只是冷冷地哼一声，似乎没有听见，便直直地走了过去，好像人家说的不是他的儿子。

尽管如此，高方天却不明白他儿子的银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花天酒地是需要花银子的。为此，他开始是怀疑自己的女人玉媚，知道她既心疼明生，又恨铁不成钢，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儿子毕竟是从她的肚子里掉下来的肉啊，她哪里会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身上一文不名呢？是不是她悄悄地给了明生银子花呢？他曾经问过女人的，你是不是给了银子给明生？女人坦荡地看着他，说老爷，我历来做事都是要先问过你的，没问过你的事情，我是不会独自去做的。

高方天于是又怀疑儿媳妇桂萼，想必是她给了明生银子花，但是，她实在是没有掌握银子的，哪里又有银子给明生呢？即使是将她的手镯金戒指金耳环之类的给了明生，那也是禁不起几天花的。桂萼在家里面虽然不太勤快，比不上大儿媳妇芳香，却也没有什么恶行，至少到目前是这样的。况且，她也没有理由给明生银子花，明生很少回家，像一只不归窠的鸟，她拴都拴不住他的脚，心里本来就十分的恼怒，哪里还会怂恿他花天酒地的呢？

然后，高方天又怀疑是明平给了银子给弟弟的，可是，他清楚明平的为人，他一心一意地在酿酒坊里劳作，至于银子的事情也从来不过问的，他也不可能拿银子给明生的。

于是，高方天便有些怀疑铁算盘了。是不是铁算盘暗暗地给了他银子呢？高家的银子全部是由铁算盘管着的，一切的开支一律也由他掌握，高方天是不管这些琐碎之事的。他知道铁算盘是非常喜欢他的儿女的，当然，还包括了高方地和高方山的儿女们。尽管五儿子明生已经是个不争气的货了，但是，也并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不过，他又觉得这种怀疑对铁算盘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铁算盘已经跟了他几十年了，一直是兢兢业业的，账目是清清楚楚的，与他也是贴心贴肺的，那么，他该不会暗暗地跟自己耍什么手段吧？

那天，他有意无意地对铁算盘说，老王，我听说我那个不争气的明生，在外面手头上宽裕得很呢，你帮我猜猜，他这银子是从哪里来的？

铁算盘心里暗暗地一震，莫不是高老爷知道了他给明生银子的事情了？他一边在看账本，一边若无其事地说，哦，那明生肯定是在赌桌上手气好，赢了不少的银子么，不然，这银子又是从哪里来的？

高方天想想,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铁算盘又说,老爷,你不是在怀疑我给了他银子吧?

高方天赶紧搪塞说,哪里会呢?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就忙你的吧。

高方天也曾经细细地想过这件事情的，也知道柳江曾姓人家发生过的那桩惊动四方的灾祸，所以，他一直非常担忧，说不定明生哪天也会做出这等蠢事来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好端端的高家就会彻底地被它毁掉了，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在这件事情上，高方天没有怀疑在家里的两个弟媳和侄子明海，那些长年在外面销酒的高家人，也不可能给明生银子花。

不过，高方天还是暗地里采取了一些措施，他这时看准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街上的小混混高小结。

高小结从小便无父无母了，孤儿一个，平时里，东吃一餐，西吃一餐，浑身十分的破烂。小时候，街坊们见他极其的可怜，也是很同情他的，给他吃的穿的，希望他长大了就不会如此了，至少可以自食其力。可是，等到高小结渐渐地长大了，他居然让街坊们全都失望了。高小结根本就没有什么自食其力的打算，生生地成了一个二流子。而且，他也爱上了喝酒，一旦没酒喝了，人就像个疯子似的在街上窜来窜去，神不守舍。可是，去那些酒店讨碗酒喝，别人都是要讨厌地挥着手赶他走的，当然，也更不让他赊账了。如果赊了他的账，他以后拿什么来还？不过，命倒是有一条哩。所以，高小结的酒瘾一旦上来了，总是像一条癞皮狗似的，可怜地守在高家的酿酒坊的门外。那酿酒坊是前店后坊，前面是卖酒的，有桌凳，客人可以坐在里面喝酒。而那些来挑酒的，也是从这里将一坛坛的酒挑走。酒店的后面才是作坊。高小结知道向店里卖酒的人讨酒，或是，向在酿酒坊忙碌的明平或是那些伙计讨酒——况且那个酿酒坊，他是根本进不去的——是绝对讨不到手的，谁也不敢随便地将酒施舍给他。如果施舍于他，他又天天来讨，那还有个完吗？所以，高小结越过了他们，直接向高方天讨酒喝，他觉得高老板比任何人都好说话。

一旦见高方天走来了，高小结马上就像一堆肮脏的抹布似的从地上站起来，连连作揖，厚着脸皮说，高老板，俗话说，一笔写不出两个高字，你就看在家门的分上，舍我一碗酒喝吧，如果再不喝上一碗，那我马上就会疯掉的。

高庙镇姓高的为多，此地有句话说的是，高庙高姓多，伸手一抓几十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另外，等而次之的还有周姓，王姓，吴姓，张姓，等等。

以前，高方天见了这种好逸恶劳的人，就让手下的伙计端一碗酒送给他，然后，又免不了说他几句，小结啊，人这一生一世很漫长的哩，是要做事的哩，像你这样天天好吃懒做，也终究不是个办法呀。你如果愿意，也可以到我的酿酒坊来。

高小结连忙说，高老板，我身上长满了懒筋，是做不得事的。

高方天听了这话，有些哭笑不得，也就不再说他了，如果再说，他就觉得自己也说不出口了，因为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了。为什么呢？自己的小儿子不就是这





歌

14

14

样的吗？甚至还花天酒地的，相对而言，他比眼前的高小结更是可恶百倍。便忽然觉得有一捆稻草堵在了胸口。

但是，当那天高方天再看到高小结的时候，他便将高小结悄悄地扯到了一边，说，小结，我平时对你怎么样啊？

高小结一怔，不知道高老板问这话做什么，又赶紧换了笑脸，说，那没说的，这高庙的人，谁也看不起我，就只有你高老板还把我当个人看，白喝了你这多年的酒，我往后死了，也要在阎王面前说你的好话，保佑你生意兴隆。

高方天嘿嘿一笑，然后，就叫伙计端来一碗酒送到高小结的手里，说，那倒是不必了，不过，你也晓得，我的那个明生是那么个人，你呢，以后就跟着他一点，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你就来告诉我，这酒是不会少你喝的。

高小结一听，顿时高兴起来，说，高老板，这不是小事一桩么？我从今天开始，一定把我所见的或是所听到的通通地告诉你。说罢，便迫不及待地在一碗酒送到了嘴边，咕嘟咕嘟地饮了起来。

所以，从那天开始，高方天的心里便少了一些担忧。因为明生一旦有了什么动恶的苗头，高小结必然会先来向他报告的，这就有了一些防范。再说，那个高小结也果然认真，几乎每天都来向高方天说明生的事情。不过，他几乎都是说明生是在哪家赌馆里赌钱，或是，在哪家粉楼里睡窑姐，或是，在哪家酒店里喝酒。

每次听到这些情况，高方天心里就感到十分的复杂和恶心，看来明生真是一截不可雕刻的朽木了。不过，又感到稍稍放心的是，明生至少是暂时还没有生出做什么歹事的想法。

而高方天的女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去世的。

4

高方天自从女人去世之后，夜里总是久久地不能入睡，在黑夜之中，睁着两只疲倦的眼睛。近边的街上已经安静了下来。只是那个值更的老人在不时地吆喝道，防火防盗……那声音里，令人既有一种安全感，却也有淡淡的苍凉感。只有从那些酒店粉楼或是赌馆里，才远远地传来一阵阵微弱的吆喝声。他每晚上就是在这些混杂的声音中，才渐渐地入睡。